

華裔家庭車衣女工的心聲



「沒有工作保障，得不到最低工資，沒有任何福利，
讓我如何養得起我的家人？」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



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

Sponsors:



Status of Woman
Canada



目錄

鳴謝	i
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致詞	ii
第一章 我們的第一聲吶喊	一
第二章 家庭車衣女工: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心聲	
序言	二
我們是誰?	三
橫越太平洋 — 闖進前路不明之國度	三
我怎樣成爲家庭車衣工人?	五
我們在加拿大的車衣生涯	七
全球化與我	九
一個名叫加拿大的國家	十二
這些故事告訴了我們什麼?	十三
第三章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全球化對多倫多家庭車衣工人生活的沖擊	
序言	十五
經濟全球化對加拿大製衣業及其從業人員的衝擊	十五
縱觀加拿大服裝工業	十五
自由貿易協議	十六
加拿大服裝工業的縮減與重整	十八
(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條件	二十
賺取最低工資	二十
個人投資與營業間接成本	二十一
身體健康與精神健康問題	二十一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的歷史和功能	二十二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的成立	二十二
HWA 的服務與宗旨	二十三
第四章 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學習、我們的未來	
序言	二十五
我們的奮鬥	二十五
HWA: 我們的學習之家	二十八
我們的學習	二十八
我們的未來	三十

華裔家庭車衣女工的心聲

潘麗雯

本書的出版經費來自 Status of Women Canada, Access and Equity program of the City of Toronto,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Canada Locals, G.T.A. Driving School Ltd. 及 Empress Link Reality Inc.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顧問委員會成員:

Roxanna Ng, OISE/University of Toronto
Kevin Shinnin,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Union Local 175 & 633
Renita Wong, York University
Emily Chan, TOFFE & Workers Information Centre
Yola Grant, Grant & Bernhardt Barristers and Solicitors
Yi Man Ng, Queen West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Yuen Hing Tse, Center for Addiction and Mental Health
Bob Tan, fashion designer
Lele Truong, President of CCNC-TO
Kristyn Wong-Tam, past President of CCNC-TO

出版者:

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
Suite 124, 215 Spadina Avenue,
Toronto, Ontario M5T 2C7
Phone: 416-596-0833
Website: www.ccnctoronto.ca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
Suite 402, 4002 Sheppa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Ontario M1S 1S6
Phone: 416-596-8548
Email: hwa@ccnctoronto.ca

© 版權所有 2005

由 AD Success 於加拿大印刷及釘裝.

鳴謝

作為「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CCNC-TO)的卸任行政總裁，我很高興有機會編寫這本書。這本書敘述了多倫多五位加籍華裔家庭車衣工人的生活以及全球化對她們的生活的衝擊。我僅代表這項計劃，感謝支持出版這本書的眾多個人和組織。書中所描述的這五位家庭車衣工人是「(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HWA)執行委員會的成員，我為她們能把自己的孩子培養成良好公民的同時，還能盡心致力於車衣工作而感到驕傲。因而，我首先要感謝這五位講述故事的女士。在書中她們將自己命名為**圍巾、西褲、袖衫、乾濕襪、和夾克**，並慷慨和勇敢地分享她們生命的篇章，告訴我們她們是如何像其他移民家庭車衣工人一樣，在這個移民國家裏奮力為生存而掙扎的。

還有一批女性專業人士在幕後慷慨地支持這本書的出版。Esther Yip 是「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副會長和HWA的顧問，她堅持不懈地鼓勵HWA執行委員會和這本書的出版。Lele Truong 是「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現任主席，也是一位經濟分析員，她和Yoko Tsuyuki 一起提供了許多有用的統計數據和資料。我還要感謝為本書作校對的Lele Truong 和 Elaine Yuen。特別感謝 Sherry Xie, CK Lau 和 Lifen Zhang，他們分別為本書的英文版和中

文版提供了專業的翻譯。我同時也要感謝 Lifen Zhang, Catherine Tin 和 Maggie Qu 耐心地抄錄訪問內容，以及 Wei-Wei Wang 為本書進行版面設計。特別感謝 Alena Li 卓越的協調工作，令這本書能順利和成功出版。最後，十分感謝 Lik Fong Ng, Randy Shek, Barnett Chow 和 Chris Chow，他們為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環境和工作用具拍下精彩的相片。如果沒有這班善心人士的合作，這本書將不能面世。

另外，我要感謝HWA諮詢委員會成員的專業建議和親善支持。資金來源對於這本書的出版來說是至關重要的，為此，我們十分感激以下機構的慷慨資助：

- ❖ **Status of Women Canada**
- ❖ **City of Toronto, Access and Equity Program**
- ❖ **United Food & Commercial Workers Canada Locals 175 & 633**
- ❖ **G.T.A. Driving School Ltd.**
- ❖ **Empress Link Realty Inc.**

潘麗雯
2005年9月

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致詞

在過去的兩年中，作為「(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HWA)的顧問，我為能與一群傑出的女性一起工作而感到自豪和榮幸。「(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HWA)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一起參與和組織了各種活動和講座，使其成員的需要得到關注的同時，也增加了公眾人士對華裔家庭車衣女工的工作狀況的認識。例如「**陳舊的狀況**」(Threadbare)相片展覽活動和以**領導能力和勞工權利**為主題等講座，使 HWA 得以成爲一個既具有影響力又不斷進步的協會。

在和 HWA 的女士們一起工作的過程中我們得到了個人和集體的發展。另外，由於 HWA 的成員常常傾向於保持低調，她們所面臨的挑戰總是難以顯現出來。傳統上，許多中國婦女認為她們應當擔負起照顧孩子和操持家務的主要責任。和其他移民群體一樣，HWA 的女士們面臨著語言、經濟和社會的障礙，這使她們尋找家庭以外的工作頗爲困難。經過了相當一段時間後我們建立起彼此之間的信任和理解，並達到了可以自由分享彼此的想法和境界。我從她們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

這本書是五位多倫多華裔車衣女工的故事集錦。每個故事都涉及到她們移民加拿大的原因，爲何選擇進入製衣行業，以及如何投身於 HWA。這幾位女士不願透露她們的真實姓名，所以她們採用了**圍巾、西褲、袖衫、干濕樓和夾克**作爲她們的別名。這些女士們爲這本書慷慨地奉獻了她們的故事和經驗，爲此，我對她們深表感謝。同時，如果沒有全體員工、義務工作者和 HWA 顧問委員會的成員的鼎力相助，這本書就無法完成。我衷心地感謝 HWA 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所有支持者。

HWA 必須繼續提高自身能力及進行吸納更多新的會員，隨著公眾意識和教育的提高，HWA 期望確保衣廠工人和家庭車衣工人的聲音不會再被忽略。HWA 希望能保證製衣工人得到公平的工資待遇、工作的保障、安全的工作環境和應得的福利。有您的幫助和支持，我相信我們一定能讓多倫多華裔車衣女工的生活得到改善。

您真摯的

Esther Yip

第一章

我們的第一聲吶喊

在這本書裏，我們首次為加拿大華裔家庭車衣工人的吶喊而歡呼。這群婦女長期以來一直保持沉默，只因為她們沒有足夠的英語語言能力來流暢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我們鼓勵五位加拿大華裔家庭車衣女工講述她們自身的故事，特別是關於工作生活的故事。這五名婦女將自己命名為**圍巾、西褲、恤衫、乾濕樓和夾克**。她們的故事幫助我們從她們的角度去探索加拿大華裔家庭車衣工人的生活，以及透視全球化對她們生活的衝擊。我們希望這本書能喚起公眾和加拿大政府對加拿大華裔製衣工人所面臨的問題及工作環境的關注。

這五名婦女在第二章裏暢所欲言，從她們講述的故事裏我們可以捕捉到她們在產業迅速變化中的生活片斷。她們談到關於移民的決定和進入製衣業的過程，描述了她們的工作環境和薪金，以及全球化如何威脅他們的工作保障和生活水準。簡言之，家庭車衣工人把**家庭**放在首要位置。這五名婦女沒有以當家庭車衣工人為生而感到遺憾，因為她們不僅幫忙維持健康的家庭和帶好孩子，而且對製衣業和整體經濟作出了貢獻。

在第三章，我們從較為學術的角度來詳述加拿大製衣業的歷史發展和經濟自由化對產業運作模式的影響。由於製衣工人工作環境的惡化，「(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Homeworkers' Association, HWA) 於 1992 年成立了。HWA 曾經是「成衣紡織聯合工會」(UNITE) 安大略委員會的一部分，目前附屬於「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CCNC-TO)。HWA 是為在家車衣的移民婦女成立的一個組織，其目標是幫助家庭車衣工人瞭解和行使她們的權利，分享她們的技能和經驗，並且建立社區支持，使他們不致因在家工作而脫離社會。

在第四章，五名婦女仔細回顧了她們參與 HWA 的經歷和描述她們在此過程中學會了什麼。在參與為 HWA 的存亡奮鬥中，她們也逐漸成長起來了，並從中獲得力量來編寫屬於她們自己的故事，無論是在她們的私人領域(關於她們自己的未來)還是在公眾領域(HWA 未來的發展)。本書是為增強加拿大華裔車衣女工的力量和爭取公眾更大的關注所做的一次嘗試，它的初衷是號召公眾和政府一起來支持這群勇敢的婦女。您的寶貴支持將會為此帶來真正深遠的影響。

第二章

家庭車衣女工: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心聲

序言

在這一章裏，我們將描述五位來自中國或香港的女性的生命歷史，她們都是或曾經是家庭車衣工人。這五位女性是「(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HWA)的活躍成員。我們為這幾位女性願意講述和分享她們的故事表示感謝，並為她們感到驕傲，因為這些故事不僅是她們的親身經歷，而且與近來的國際及地方政治經濟發展(亦被廣泛地稱為全球化)有著重大的相關性。因而，這些故事從本質上可說是社會經濟歷史的縮影，它們含概了國際移民與重新安居、國際貿易、經濟自由化、工人剝削與勞工權利等的歷史寫照，所有這些都與她們對事業和撫養孩子的個人決定交織在一起。

這些故事分為六個部分講述。“**我們是誰？**”敘述了這五位家庭車衣女工如何選擇與她們的工作生活相關的化名。“**橫越太平洋—闖進前路不明之國度**”是關於這幾位女性及其家人做出移民決定的故事。移民的原因有經濟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也有個人方面的，更多時候是三者兼有。“**我怎樣成為車衣工人？**”講述了這些車衣工人決定在家車衣的過程。她們之所以做出這樣的

決定都是因為要照顧家人，主要是照顧孩子和生病的父母。我們自豪地看到，這些女性不只是家庭車衣工人，還是偉大的護理者。如果沒有她們的犧牲和勇於承擔義務，她們的家庭也許就不能成為健康和功能齊全的社會單位。

第四部分是“**我們在加拿大的車衣生涯**”。這一部分描述了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條件和工資。正如 NG (1999) 所指出的，在家車衣實際上融合了公共的和私人的時間和空間。這意味著很多時候，女人在家裏工作比在工廠工作的時間還長，她們往往在夜晚等孩子們都睡著後還要抓緊時間車衣。在“**全球化與我**”這一部分裏，車衣女工們以她們的親身經歷闡述了全球貿易與經濟自由化如何影響她們的工作生活。隨著全球化的進行，她們的生活日益惡化。“**一個叫做加拿大的國家**”是一個總結性章節，它敘述了車衣女工們如何評價她們的生活經歷和移民加拿大的決定。

這一章的目的是擁護和讚許車衣女工們的呼聲。我們不僅要讓她們的工人同事們清楚地聽到她們的心聲，還要讓廣大群眾和政治家們清楚地聽到她們的呼聲。因此，我們刻意盡可能保留她們

講述自己的故事時所用的語句，尤其是廣東話所特有的語調和字眼(這五位女性都是講廣東話的)。對於講普通話的讀者來說也許不容易理解的一些詞句，我們添加了漢語文字解釋。

我們是誰？

圍巾

我叫自己做**圍巾**，因為圍巾千變萬化，既可以做裝飾，又可以保暖，又可以做腰帶，披住又得，效果又漂亮。一件衫要有變化時所需做的改動可以很大，但圍巾就可以變化多端，可以做長些或細些；或者做大些也可以。我在車衣方面有很多才能，技術多樣化，就好像圍巾一樣。

西褲

我選**西褲**做我的名字，因為我初入行時是車西褲的一是西褲裏面那條直線，而且我只識車西褲，其他也不曉得車了。我也試過買些紙樣回家車一些衣服給我的女兒，但我經常掉轉來車，要拆過再車才行，其實我做車衣的時間不是很長，技術不好。

襯衫

我認為**襯衫**最能代表我，因為襯衫穿起來比較方便，襯褲或裙均可，而且每人必定有襯衫。襯衫既傳統，不太花巧，但也有很多變化；有嚴肅的感覺，

但又很方便。我自己比較嚴肅、緊張，有時也會作出變化，但不會太多，就像襯衫一樣。

乾濕樓

我叫自己做**乾濕樓**吧。因我最初來到加拿大第一次在工廠工作車的是乾濕樓。

夾克

我不知道應該給自己甚麼名字。我一開始在家車衣的時候是車夾克的，那我就叫自己做夾克吧。

橫越太平洋 — 闖進前路不明之國度

圍巾

82年因為我丈夫要來加拿大，我就來了，加上當時的中國流行出國。其實我都算是過埠新娘。我和我丈夫都是喜歡讀書的人，夢想都是入大學。我們一齊考，他就考入英文一科，我就考全科，是中國特有的電視大學。但因為他要移民，所以就放棄了機會。

我來自中國廣州，那時甚麼事也要靠單位推薦和安排，工作也是單位分配的，單位安排你去做甚麼也不會事先通知你，有的被分配掃地，有的到外省去。如果拒絕分配，就很難再找第二份工作。我中學畢業後在家等分配工作等

了一年，然後單位通知我去一間做設備維修的工廠工作。1975 年入工廠，當時也不知道是甚麼環境，只知放膽去試，原來是學車工，不過不是車衫，而是製造機器零件。我在工廠認識我先生，到鄧小平上台推行改革開放政策，我先生就移民來了，所以我當時過來時對西方社會全不認識，朦查查的。

西褲

我其實也是過埠新娘。因為我爸爸有兩個老婆，我們是細太太所生。我伯伯在加拿大，他沒有兒子，便認領了我哥哥做兒子，申請他來加拿大，跟著我哥哥就申請我爸爸過來。加拿大不准有兩個老婆，我哥哥是大媽生的，於是我爸爸只帶了太太來，我們不能過來。爸爸都好想我們也一起來，我沒資格申請，於是就辦結婚過來，隨後我就申請我媽媽和妹妹來。

我是真結婚的。在香港時，中四那年轉了學校，有 A 班 B 班，我入了 A 班，那班同學好吵，我坐在最後，連有測驗我都聽不到；試過默書我也聽不到，於是沒心機讀下去，想停(休)學，我媽媽卻不批准，於是呆在家中差不多一年。當時我先生在我哥哥的餐館工作，我爸爸和我哥哥覺得他人品不錯，好純，建議我們通信，因為如果不通過結婚的途徑，我是沒有資格來的。我 1975 年過來，那時我 21 歲，通信時是 19 歲。我和我先生通信年多後，他申請

我過來，其間我呆在家裏甚麼也不曉(知道)，只聽說在加拿大可以車衫的，我便去學車衫，但入(去)到工廠只是做包裝，沒機會學車衫，做了幾個月就到加拿大來了。

恤衫

我們是在 90 年代初移民，在八九年六四之後。在 90 年代我們身邊的朋友都是做餐館的，人人都移民，原本我們還沒決定，但看了電視上有關六四天安門那些坦克車駛過市民的播影(錄相)，心情很低落，覺得我們應該要離開香港。最初打算去澳洲，但澳洲的申請沒有加拿大的快，因此我們便來了加拿大。但不可以一家人一起來，我先生先來，後來我和子女用旅遊簽證過來會合。

乾濕樓

我八五年由香港來，那時用投資移民，一家四口來了加拿大。我先生讀土木工程，在香港畫績的，來到加拿大就畫收音機的電子績。移民是因為怕九七，怕香港回歸中國。因為我在中國大陸生活的時候，我媽媽是做生意的，文革時被批鬥，被關進監牢，坐了半年監，剩下我們小孩子，甚至包括嬰兒在家。對我來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共產黨很差。我無經歷過文革，但聽我媽媽講過。

夾克

我爸爸、媽媽、哥哥等全部都已移民來了加拿大，我是最後一個成員來。我在 87 年過來。我的生命很平淡，我排行中間，小時候大小事情也是爸爸媽媽安排好，全不用我費心。讀完中學三年級後覺得自己成績不太好，便停學出社會工作。那時我媽媽做假髮行業，我覺得好有趣就跟媽媽學車假髮，做了一陣（會兒）便停了。當時我爸爸開製衣廠，於是便到他的公司工作。但爸爸不准我在工廠工作，只可在寫字樓工作。每當爸爸不在時，我就出工廠觀察工人如何車衫，慢慢便學會了。其間認識了我先生，不久便結了婚，婚後不再工作了。其實我沒有正式學過車衣，但我喜歡做衫，所以經常晚上去讀設有裁剪班的專業學校。

我怎樣成爲家庭車衣工人？

圍巾

當初來到甚麼也不清楚，雖然讀過書，但英文基礎不好。打開報紙找工作時就只得餐館或者制衣的空缺。因爲在中國時車過衫，所以就打電話去找制衣的工作。那時沒有那麼多華人機構協助新移民安居的服務，資訊比較少，我們不知怎樣去找工作。在好偶然一次機會看到報紙關於賣衫的消息，就和家人去看看。怎料該店舖原來前面賣衫，後面是一間工廠，我奶奶就提議我去問問他

們請不請人。老闆是早期的中國移民，她就給我第一個機會。可能她見我年輕，她說：「你來試一試部衣車。」我當時連怎樣打轉、怎樣穿線也不識。心想老闆一定不會請我了，幸好在後面那位工人幫我和教我，自己也認識機器，車了幾小時就學會了。之後老闆就讓我車最簡單的裙腳。後來好幸運做了管工，老闆說我年輕，不應該只著眼賺目前的錢，應該要以長遠計，提議我多學技術，那我就放棄了賺錢機會去學習不同部門的技術。後來到了一間小型衣廠，老闆是外國人，工人不多，頗自由，又有很多東西學，便做了十多年。總結來說，我是來了加拿大才學車衣，但現在我的技術足以車版了。

爲什麼選擇在家車衣？開始時在工廠做，生了孩子後就在家裏車，因爲當時的觀念就是自己生出來的孩子一定要由自己去教育，自己教育成人的孩子不會變得太壞。如果你爲了生活出外工作，雖然可能賺多些錢，但就不能親自教育子女。車衣幫到我的就是時間很彈性，特別是家庭車衣工 (Homeworker)，我可以白天安排子女返學之後才工作，子女放學後也可以照顧到他們，教育他們，或者他們可以在我車衣的附近玩，一邊和他們談天、講故事，或者做甚麼也好，即是他們覺得媽媽在附近就會安心。晚上家人一定要好合作，好像晚上我會叫我先生先哄孩子睡覺，讓我去工

作，工作到很晚也可以，時間很彈性。那時其實都可以申請政府的托兒服務，但我始終認為無自己教育子女好些，我覺得教育小朋友不是以你的知識水平，而是以你的常識和你自己做人的道理。

西褲

其實我都有在家裏車衣，因為想自己親自照顧子女。那時有另外一位家長又是生了一個嬰兒，她說不如我們嘗試拿衣服在家車吧，我說在工廠時車過衣，應該沒問題。於是買了衣車回家，我以爲我識車，但其實不曉得。在工廠時主要是車褲，即車在褲內那條直線，其他我都不會了，只是那一條直線。在家車時老闆叫我車袖衫領，原來我不知道怎樣車。唯有等我妹妹放工後幫我車。幾個月後，因爲我真的不會車，又不好意思終日要妹妹幫我做，於是放棄了，不再在家車了。

袖衫

我就好平凡，我在香港讀完小學就出來工作，我是女孩子，我父母不喜歡女孩子讀太多書。我家有三個兒子，都先讓他們讀中學，有一個讀完大學，女兒全部只讀完小學，我家姐就在我爸爸鋪頭(店舖)幫手。小學畢業媽媽就叫我去工作，當時我十二歲，去一個朋友的工廠學車衫，後來結了婚有了孩子之後就開始在家裏車衫，因爲在香港托兒費用很貴，不如自己照顧，以我來講也

是以照顧孩子爲先，在家車衣可以看著子女長大很開心，又可以賺點錢幫補家計。

90年代我的子女仍很小，只得六歲。95年在加拿大入車衣行業還算不太難，但薪酬則很低，每小時只有六元多。我們初來時生活不穩定，頭五年很辛苦，經常搬家，初期我先生在多倫多、緬省各地工作，停下做下，在95年才在多倫多定居，我在92年開始重操故業，再做車衣工人。

乾濕樓

我讀完小學十四歲就由中國大陸去了香港，跟我父親一起住。十幾歲去學師做羊毛衫。那時我舅父說做羊毛衫賺錢多，於是帶我去學師。學完師之後就真的好賺錢，我做縫盤賺很多錢！幾年之後，我爸爸去世了，整個家庭就由我照顧，到後期我還可以買間屋給我媽媽。早期香港的製衣業好興旺，那時賺幾千元一個月已經很利害，當時在香港幾千元已可買一間六百呎左右的房屋。

那時七十年代在香港我們製衣業好吃香，如果加班到八點鐘，每人有五元的宵夜錢，如果加到九點鐘，就有十元，開通宵的話，老闆就抓著一疊一百元鈔票派給每個人，那時我經常開夜賺多些錢。做了很多年，後期我的孩子返學讀書就沒有在工廠做。我家有縫紉機，別人把衫送到我家讓我在家裏車。

當時衫多得沒地方放，所賺到的錢和在工廠車一樣，因為老闆好公道，譬如衣車需要電，就另加電費，出一千元人工，就有三百元交電費。做到八五年，子女長大了再回工廠車衫，收入也不錯。後來到了加拿大繼續在工廠車衫，直至我媽媽病了，爲了照顧她，我便開始在家車衫。

夾克

87 年來加拿大之後開始在家車衫，那時女兒還很細小，要在家照顧她。車了差不多九年，因為我搬屋搬到柏文去，那裡不可以車衫，所以搬屋之後就不在家車衫。後來返回舊日的老闆那間廠工作，做了一年之後，工廠轉名頂讓了，於是我便去了另一間廠工作，我先生則香港加拿大兩邊走，直至現在也是這樣。

我們在加拿大的車衣生涯

圍巾

82 年從中國移民來加拿大，82 年尾入廠做第一份車衣工，是自己工，每件計，83 年轉入一間有工會的大製衣廠，按時計，每小時 3.50 元。一年後，再回第一間廠做，因老闆可給我 5.00 元一小時。幾個月後，工廠改組我們便失業了。1985 去了另一間小型廠，每小時 5.00 元。到八五年尾，生了第一個孩

子，就開始做家庭車衣工，因為要照顧孩子。如果有人幫我看小孩時，譬如我先生休息，或者其他家人休息可以幫我照顧小孩時，我便出(去)工廠車，按時計。所以除星期六日外，當有空時，或工廠需要我時便到工廠做。在工廠車衫按每小時計，在家裏一有時間就車，小孩睡了以後再車。但通常賺不到底薪工資，大約賺三元多一個鐘頭。但在工廠可以做足八個小時。到八九年生了第二個小孩後就完全在家車衫，直到孩子上小學一年級才再返回工廠工作。工廠忙的時候在工廠車，平時在家車。之後慢慢就轉爲車版，車版一定要在工廠車，要即時根據設計師的要求做。車版所需時間不定，好難講，有時一天也做不到(了)一件晚裝，如果車普通襪衫或褲，可能一天可以車兩三件。

西褲

我 1975 年來加拿大，1978 年開始學車衣，工作兩年後停止。1982 在家車衣數月，及後完全停止工作。1992 轉做收銀員直至現在，工資是 \$9.74 一小時，比車衣好，因為你做車衣，每件計，要不斷的(地)趕著做，做收銀員不需搏，不太辛苦，又穩定些。現在做車衣工人每件計有時連基本底薪都賺不到。

襪衫

90 年七月來到多倫多，頭兩年要適應這裡的生活，所以沒有工作。92 年遷

往溫尼泊 (Winnipeg)，在社會工作者介紹下開始在工廠車衫，主要是車上衣和短褸，全件起，底薪每小時 5.5 元，但努力車的話可達 9 元一小時。94 年再遷往溫哥華，也是在工廠車衫，底薪每小時也是 5.5 元，但最高卻賺不到 9 元。95 年又遷回多倫多，因要照顧兒子，托兒的費用又太昂貴，也不知道在那裡找托兒服務，便開始在家車衫，方便照顧兒子。

由 95 至 98 年我也是在家車衣。99 年開始入廠車，每日八小時，每小時 7 元，要很搏殺才可賺 10 元，例如不去洗手間、半小時吃午餐等。2000 年轉到一間傢具廠車皮梳化椅的椅套，底薪有 10 元一小時，後來加至 12 元一小時，但完全沒有其他福利。因為梳化椅套是很大很重的皮幅，很多工人也弄傷了手筋，我也不例外，但工傷是沒有賠償的。在這傢具廠工作，雖然時薪較高，但有半年是淡季，淡季時老闆會解僱我們，我們唯有領取失業保險金。旺季時老闆又會找我們回去工作，因此我們全年的平均時薪也只不過七、八元罷了。

至 2005 年 4 月傢具廠倒閉了，我轉到一間酒樓當收銀員，但由於不適應做了不足一個月便辭職了。同年七月再轉到一間衣廠工作，車襖衫、西褲，專接時裝設計師的訂單，全廠只有五、六個中國工友，每小時時薪九元。但由於是

替設計師車衫，工序頗難，我做了兩個月仍未達標，我已有心理準備會隨時被解僱。

乾濕樓

1985 年 6 月 3 日來到加拿大。我在香港有(曾經)車衫，但主要是做羊絨衫的縫盤工作。至 1985 年 10 月份在一家小型衣廠找到一份雜工的工作，每小時 5 元，每天 8 小時工作，40 小時一星期，一星期工資 200 元是很容易計的數，但老闆總是算我一星期 36 小時，向他追討時他總是說下次補給我，到下次只還給我三小時的工資，還欠我一小時。因為我是新移民，那一小時工資我不好意思再追。我覺得老闆不老實，做了 2 個月就辭職了。接著就找到一份西人衣廠車衣的工作，因為我從未做過男裝大衣，工廠給我底薪是每小時 5 元正。第二個星期已加了 5 毛子，即 5.50 元一小時。因為是新人，給我 3 個月底薪，過了 3 個月就算自己工(每件計)，那時就搏(拚)命做。其間每一件衫象徵性加了四分之一仙，三年才加一次，所以我們都無動於衷。但當時大約有 8 元至 9 元一小時，也有福利，例如加班費、藥費、牙醫、眼鏡等。一開始就有包藥費，還包括家庭成員，後來我們爭取了二、三年才有配眼鏡費等。很開心，一直做了 17 年。本來我也不想離開，但因為我媽年老多病，唯有停止工作在家裏車衫，同時又服侍媽媽直至她

去世。其間兩年沒有工作，直至去年朋友叫我到工廠去車運動衣，但當(把我看作)是新人，工作時間很長，有時工作十二小時，試過早上返工，晚上十二時才放工，並做足七日(天)。錢還沒有西人廠賺得多，福利更不用講了。現在我已訓練到可以操縱五部不同種類的衣車，時間雖長，但我可以學到很多東西。至於工資，要看彩數(運氣)，視乎車衣服的那一部份，如果拉橡筋就賺多些，但價錢一般都不穩定，價錢高時每小時可賺八至十元，差的時候只得幾元。

夾克

我於 1987 年 12 月 19 日移居加拿大，在 1988 年 1 月左右就開始在家車衣，每日車的時間很短，每天大約六小時，其他時間湊女兒上學放學或逛逛街。當時車一條西褲或西裙就是\$4.6，車一件西裝十四元，就算普通的西裝，例如酒店制服等也得七、八元一件，車西裝約需兩小時，有時一個鐘頭也可以了，車西裝裙可以賺多些。工廠把衫裁好送來我家，讓我們整件車好再來收取。平均每日可以賺 80 至 100 元，一個月可有二、三千元入息，收入也算不錯。直至 1996 年我搬到柏文大廈住，柏文大廈不准在家裏車衫，因聲浪會影響樓下，於是把其中一部衣車賣掉，現時只保留一架衣車在家，之後就到工廠工作。當時每小時也有 8 至 9 元，每星期工作五天，每天 8 小時。八、九十年

代時工作環境好些，而現在每星期只需工作四天，每天 6 小時，遲些工作時間可能更短，因貨源給了印尼和中國，亞洲工人工資低，使加國的制衣業不斷息微。沒有工作保障，得不到最低工資，沒有任何福利，讓我如何養得起我的家人？

全球化與我

圍巾

工人可以賺到二、三千元一個月，但是少數，要好勤快，和批貨好做，而且每日起碼工作十小時，連洗手間也盡量少去，午飯則只花十分鐘等。我記得 90 年之前比較好，應該是 87 年到 90 年左右，那時工廠之間經常爭奪工人，老闆常說：「你過來我的工廠做，我可以額外給你錢。」年紀大的都請，四十歲以上的可做包裝、剪線、做扣、檢查貨品等。如果工人幫助介紹新工友可得五十元或一百元介紹費。所以 90 年代以前工廠很需要工人，而且工廠一般都比較大型。

現在多數工廠也沒有底薪制度，多是件工計，而且價錢很低，算起來每小時最多是七元多，新入行的工友更難有這薪酬。如果批貨容易做，工人賺得多些，下次老闆就會把價錢壓低些，總之

不會高過最低工資。我覺得很奇怪爲什麼政府准許這情況出現。

話說回頭，現在很難請有技術的工人。主要是訂單不充足，工人每日只得幾個鐘頭(小時)的工作，工人賺不夠生活費，便會轉去訂單較充足的工廠，特別是熟手的工人走得更快。例如突然有間大廠有過萬件衫的訂單，工人就會轉去那間廠，因可以一星期開足工，完成了大訂單剩下小的訂單，會開工不足，工人覺得沒意思，又再跳到另一間廠。通常車版的工友較固定，因爲有較高的底薪保障。

我覺得車版的工人和設計師一定要好合拍，要好明白設計師想要甚麼樣的效果，因爲設計還設計，是否可行又是另一回事。設計師不是甚麼東西也曉得，對布料的認識未必及得上車版的工友，有些布料未必能做出設計師想要的效果，例如絲絨布只可以做一些簡單的款式，不能太複雜，但雪紡布料就可以車出很複雜和漂亮的效果。所以車版的工友要和設計師商量和溝通，兩者要有默契。

怎樣訓練高技術的車衣工人呢?我想最主要靠經驗積累，加上你本身要對車衣有興趣。如果你對車衣沒有興趣的話，你根本不會去鑽研技術。其次是你是否對自己的職業衷心熱誠，有熱誠你

就會想辦法做到最好。但現在工廠所提供的訓練機會不多，在以前如果你有些天份，加上老闆曉得用人的話，會培訓你，給予你多些機會做不同的部門，就好像我一樣，我去到第三個老闆的工廠裏，他給予很多機會讓我邊做邊學，最後我學會了開筒、匠位、匠骨等。最重要仍然是你是否喜歡自己的職業，好像有些工人當車衣是一個過渡期的，只是一個賺取生活費的途徑，根本不打算用心做。例如有些技術移民，他們自己的專業根本不是車衣，但又未能找到其專業的工作，隨便找一份車衣工，賺些錢才算，那他們又怎會刻意去提升自己的技術呢？

另一方面，如果在一間細小的時裝工場工作的話，或者有機會讓你做不同的部門。現在大多數是細廠，但細廠又未必有足夠的人手訓練工人。而現時的工廠通常都分部門，沒有機會讓你嘗試不同的崗位，不能學到不同的技術。所以很多時裝設計師都慨嘆現時車衣工人的技術青黃不接，沒有工人會放時間去鑽研技術。在多倫多又沒有好像「香港職業訓練局」那樣的機構提供車衣訓練班，就算有也不過是最基礎的，主要教車直線和匠骨，很少會教你把件衫整件車完成，教車高級晚裝、婚紗之類或替時裝設計師車版的訓練就更少了。

乾濕樓

現在很多時裝也在加拿大以外的地方製造，在 80 年代時在加拿大找車衣工作比較容易，如果幫忙介紹工人給老闆，老闆就給你十多元作介紹費，老闆希望透過介紹費找到好的工人。九十年代自由貿易開始後環境就慢慢轉差，直到現在，情況更壞。

其實老闆也不想見到現時的情況，是社會大氣候，好像中國和墨西哥，工資那麼低，加拿大如何競爭呢？中國大陸造一件衫連運費只不過是六、七元人民幣，賣出去六十元一件，全球化對工人來講打擊頗大。唯有不斷壓低加拿大工人的工資，所以作為低階層的工人真是越做越心淡，對整個大氣候更心淡。有些上了年紀的工人，加上缺乏技術的話找工作會非常困難。

我有一個同事的姐姐在美國車衫的，工廠老闆把鎖匙留給工人，工人甚麼時候走也可以，三幾元一小時，工人鬥遲放工，工作至晚上十一、二時，那一個最遲走的負責鎖門，美國本土工人的競爭也如此激烈，何況加拿大呢！我們有很多新移民入行，把工資拉低了，有些工人是過渡性質，來做一個星期看看賺不賺到錢，經常在各間工廠之間跳來跳去。但如果工人做得快，賺到錢，老闆就會減工錢。

我老公工作的工廠也賺不到錢，少了許多訂單，一路陰乾陰乾的(一天不如一天)，新年到現在(05 年 3 月)只有幾個星期的工作，老闆讓你自生自滅，你捱不下去便自動離開，那老闆便不用賠償。我的工廠車羽絨衫和運動衫就有很多訂單，但整體來說，我對加拿大好失望，終日說老人金要多些、納稅少些、托兒服務多些，但交通費、大學學費等不斷的加，我的女兒讀大學初時二、三千元學費，現在要五千多元，真是很大的諷刺。

夾克

我在這間工廠做了八、九年，時薪有八、九元，和在家裡車衫差不多，但卻不穩定，好像最近每星期只開四日工，而且每日只工作六個半鐘頭，那能賺多少錢呢？六個半鐘頭還沒車完便要收工回家了。我們是車乾濕樓，在本地出售，但很多訂單已外判給其他國家了，例如中國大陸。但老闆一定要在本地設廠房，因有些後期工序要完成，例如燙衫等，但所請的工人就很少了。其實我們老闆的生意不小的，照我估計年初到現在(05 年 5 月)幾個月來已經有三萬件衫從印尼、中國等地運來，而我們在本地兩個廠房就解僱了很多工人。

我當然不想退休啦，因為還有工作的能力和需要錢，但如果被逼退休我也沒辦法。如果政府讓我退休，我也寧願退了罷，但政府要工人等到 65 歲才給

與退休保障，由現在到 65 歲的過渡期如何生活？我的腳不知有多疼呀，但仍要捱下去。到我們這把年紀最需要醫藥的，現時這間工廠都有藥費和配眼鏡費，但可能由這個月尾開始就停止了，工會現正和資方商量，可能下個月開始取消所有福利。我地(們)那間廠的工人大多數做了幾十年啦，在工廠沒貨車，如果是等錢用的會支持不下去，唯有另外找工作，自願離開，工廠便不用賠償了。現在很多工廠也用這策略，我們的工廠也是這樣做，真是非常之慘。公共設施不斷的加價，而我們工人的工資就越來越低，根本追不上物價，以前賺錢很好用，現在物價又高，住屋又貴，賺錢不夠開支，要把積蓄拿出來用。

工人想要賺多些錢，八點鐘上班，七點半就在工廠門口等，晚上七時才放工，趕也不走。你肯做，開夜工，吃飯只花十分鐘，好了，當你賺到八十蚊一日，老闆又減你的工資，工人互相競爭令到市道很慘。

一個名叫加拿大的國家

圍巾

初來到加拿大時根本不知道西方國家的生活是怎麼樣的，那時思想方式比較簡單，別人說移民便移民了。所以有時候想起來，究竟加拿大好不好呢？總

括來說都是好的，起碼對下一代好。別人問我為什麼到現在才讀英文？其實每個新移民初初來到(加拿大)都是很艱苦，個個都忙於賺錢養家。

西褲

問我如何評價移民加拿大的決定？我真的不知如何回應。因為我移民時實在很年輕，中學也沒完成，也從來沒有在香港工作，無從比較兩地的生活。但可能我的家人，包括丈夫、子女全都在加拿大，所以我始終選擇在加拿大生活。況且這裡的教育制度比香港的好些，沒有那麼大的壓力。

恤衫

回望起來，我較喜歡加拿大的生活，習慣了，香港人口稠密，這裡的居住環境較好。對我先生的事業發展來說，香港和加拿大分別不大，但對我兒子的教育來說，來加拿大較好，因這裡的教育制度好些，讀書的壓力少些。但對我來說卻覺得一半一半，這裡環境好，但由於語言的隔閡，與人溝通有問題，交通和找工作都比香港困難，未能完全的融入社會，在香港有很多的親戚朋友，溝通沒有問題。但最終我仍是比較喜歡加拿大。

乾濕樓

我一家四口來到加拿大，就感恩加拿大的教育。我兩個孩子大學畢業，我

的小女兒頗成功，讀會計，考取了三個牌照，包括加拿大牌、美國牌和金融牌。他們來加拿大時只有九歲、十歲左右。我想如果他們在香港讀書可能無資格讀到大學，因為競爭太大，在這兒只要肯讀書就可以完成大學。我先生管教很嚴，我家到最近才安裝有綫電視，子女大學畢業前，我們不看電視，我先生整天也說：「我們從香港移民過來，和這裡的土生土長的學生比較，英文程度差，好像別人行路，我們要跑步才可追得上，所以我和子女說，不安裝有綫電視，不看中文電台。」回望移民的決定沒有錯，因為起碼兩個子女可以成功，兒女的前途比我們自己的前途重要。

夾克

我的女兒讀書都算自動自覺，不需我花心力去照顧，回顧移民的決定，我也很喜歡加拿大，可能因為我的家人全部在這裡，而且我喜歡靜。我先生不想留在加拿大，雖然兩夫婦分開，開始時也很困難，現在無大問題了，習慣了，這也很平常呀。

這些故事告訴了我們什麼？

五位家庭車衣女工所分享的故事幫助我們了解中國和加拿大在宏觀經濟和一些政治上的改變。這幾位女士移民來加拿大有的是因為擔心香港的政治會

有變化，有的則是為了家庭團聚。她們一致認為**家庭和子女教育**是她們的生活重心，她們寧願犧牲自己的事業也要讓子女受到更好的教育。她們並不後悔選擇了以家庭車衣工人為謀生手段，因為在家工作允許她們靈活地兼顧照顧家庭和為製衣業做貢獻。她們很欣賞加拿大的教育制度，這制度為她們子女的學習和成長提供了良好的環境。這五位女士的第二代都被培養成了專業人士，並像他們的父母一樣繼續為加拿大貢獻他們的力量。因此，從這些故事中我們得到的一個啟示是：我們應該重視我們的教育制度並使之進一步完善。

另一個心得體會是，許多移民工作實在很勤奮，儘管面對剝削和困難，他們仍然盡己所能去追求一種自立和自尊的生活。五位女士在本章中提到，她們不願依賴社會福利來過活，即使她們的工資只能達到最低時薪甚至經常是更少。由於法例不允許家庭工人成立工會，她們從而無法進行集體談判，因此僱主對工資有絕對的控制權，並經常對她們進行剝削。藉著她們的故事，我們提醒和呼籲政府應履行職責，確保移民特別是婦女和其他弱勢群體擁有平等和不被剝削的就業機會。

這五位女士能夠通過個人的經歷領會到製衣工業的發展趨向。**圍巾、乾濕襪和夾克**還能把在香港和加拿大製衣

業出現的結構性改變和重整的現象做出比較。她們意識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製衣工業的盛衰反映出了當今的加拿大製衣工業的狀況。香港的製衣工業從八十年代開始向北轉移到中國大陸，而加拿大的製衣工業則從九十年代初開始走下坡路。2005年一月，服裝和紡織品進口配額的取消給家庭車衣工人帶來了新的挑戰，然而這群家庭車衣工人依然堅持以建立在她們的知識和技能基礎上的車衣工作為謀生手段。就像**園巾**，她的工資還是很合理的，因為她擁有縫製高級產品的所有技能。她聰明地建議到：**政府應該給製衣工人提供技術培訓和進修機會，以使她們能成為具有高技術水平的製衣工人**。下一章，我們將探討經濟自由化的全球趨向給加拿大製衣工業帶來的沖擊。

第三章

個人的就是政治的： 全球化對多倫多家庭車衣工人生活的沖擊

序言

在這一章裏，我們將回顧過去二十年間加拿大服裝工業所發生的變化。我們特別探討了經濟全球化是如何直接影響這一行業的運作模式的。這一系列經濟與政治的變化所造成的結果之一是：它迫使多倫多製衣工人在工作生活上去適應它。

經濟全球化對加拿大製衣業及其從業人員的衝擊

在過去的二十年間，通過各種自由貿易協議和違反勞工管理條例的途徑而達成的經濟自由化，導致許多製衣工作都被外判，很多製衣工作也隨之轉化為家庭作業（Klein, 2000）。在工業國家，製造業的衰退、規模精減的浪潮、以及公共部門的縮減，共同導致了服務業工作的戲劇性增長。例如在美國，從事專賣店和百貨公司售賣衣服的工作人員是製衣工人的四點五倍（Klein, 2000）。

縱觀加拿大服裝工業

今天，製衣業正面臨工作機會的流失。數據表明：僅在 2002 和 2004 年間加拿大製衣業就流失了 23,000 份工作（Statistics Canada, 2005）。2004 年 12 月，71,000 工人受僱於加拿大服裝工業，佔整個製造業的 3%。製衣業就業人數持續增長至 1988 年，達到 115,485 人的頂峰。而在隨後的四年間人數減少了 27%，特別是在 1990-1991 的工商業衰退期人數下降尤為明顯。隨後，就業人數下降幅度減慢，部分原因是因為出口量的增長（Klein, 2002）。儘管如此，服裝工業在 2002 年仍然是加拿大製造業第八大的工作供應者，同時也是婦女和移民最主要的僱主。

傳統上，移民和婦女在製衣業中佔主導地位。1994 年，移民佔服裝業勞動人口的 50%，婦女佔 76%（Ng, 2002），對比而言，移民和婦女在其他製造業分別僅佔 24% 和 26%（Secretariat of the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2000)。從地區上看，在 1996 年，95% 的加拿大服裝工業主要集中在四個省份：魁北克省，58%；安省，28%；明尼托巴省，5%；哥倫比亞省，4%。

與此同時，加拿大的服裝產品運輸總值也逐年下降。根據加拿大統計局的「製造業者年度調查」(ASM)¹，加拿大的服裝產品運輸總值從 2000 年的 79 億元下降至 2004 年的 65 億元，總計下降了 18.4%。2000 年，服裝產品運輸值佔所有運輸總值的 1.4%，2004 年下跌到僅佔 1%。然而，如表格 1 和 2 所顯示：在 2000 年到 2004 年間，當出口下降 16% 的同時，進口卻增長了 24%。美國和中國仍分別是加拿大服裝出口和進口的最大貿易伙伴(Statistics Canada, 2005)。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將探討不斷變化的經濟與政治環境是如何影響服裝業的運作模式的。

自由貿易協議

在 1980 年以前，政府通過關稅與配額制度來保護服裝工業，所有進口的紡織品和服裝都要課以進口稅和限制配

¹ (ASM) 是加拿大製造業的一項調查，自 1917 年開始每年進行。「製造業者年度調查」所收集的數據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們不僅衡量了加拿大工業的產品，還為每一種製造業的良好發展及其對加拿大經濟的貢獻提供了依據。

額。然而在過去二十年間，通訊與運輸科技的迅猛發展加速了全球貿易的發展進程，從而使各個國家與地區之間貿易自由化的壓力日益增大。各種各樣的地方和國際貿易協議便在這種環境下簽署并執行了，并把服裝工業轉化成了「一個全球性的以國際生產商、國際承包商、連鎖協議、或策略伙伴形式的生產網絡」(Secretariat of the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2000:10)，例如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簽署的「美加自由貿易協議」(FTA)；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國共同簽署的「北美自由貿易協議」(NAFTA)。根據 NAFTA (Annex 300-B) 加拿大和美國之間的服裝貿易關稅被要求在 1994 到 2003 年間分三個階段逐漸免除，海關使用費也要免除。這些協議再加上「世界貿易組織」(WTO)所發起的「紡織服裝協議」(ATC)，都嚴重地影響了現時服裝工業的運作 (Secretariat of the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2000)。

根據「世界貿易組織」(WTO)1995 年簽署 2005 年一月開始實施的「紡織服裝協議」(ATC)，國與國之間的雙邊配額須在 10 年的時間內逐步減免，海關關稅也同時要減少，ATC 此舉的目的在於讓勞動力工資低廉和生產成本便宜的國家受益。受 ATC 的約束，加拿大政府不得不從 2005 年一月開始取消紡織紗線在地方製衣業的配額制度和免除

表 1：加拿大服裝業的五大進出口國

加拿大的五大出口國，2004 製衣業				
排名	國家	2000	2004	% 變化
1	美國	\$2,928,145,385	\$2,343,760,004	-20%
2	德國	\$5,406,354	\$47,101,374	771%
3	英國	\$29,026,963	\$41,405,069	43%
4	日本	\$18,358,921	\$16,464,927	-10%
5	荷蘭	\$3,838,306	\$10,686,293	178%

資料來源：加拿大統計局，加拿大工業－貿易數據在線

加拿大的五大進口國，2004 製衣業				
排名	國家	2000	2004	% 變化
1	中國	\$1,339,149,942	\$2,336,850,371	75%
2	美國	\$769,893,823	\$583,407,899	-24%
3	孟加拉	\$154,620,548	\$451,694,129	192%
4	印度	\$365,522,804	\$407,507,782	11%
5	墨西哥	\$206,253,167	\$353,149,454	71%

資料來源：加拿大統計局，加拿大工業－貿易數據在線

其進口稅。直到 2000 年，仍有 94% 的紡織服裝被課以配額 (Secretariat of the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2000)。因此，ATC 從 2005 年一月份開始全面實施，所有配額也自此被完全取消，這標誌著服裝工業與世界服裝貿易深刻改革的開始。

諸如 NAFTA 和 ATC 此類的貿易協議使加拿大的服裝零售商可自由地從墨西哥以及其他像中國和印度這樣擁有廉價勞動成本的國家訂購服裝，而本地服裝工業除了被迫與這些便宜產品競爭外，別無選擇。事實上，墨西哥已經成為北美地區服裝和紡織產品的主要來源地，加拿大和美國的製造商已經將他們的生產工廠向南轉移，零售商也向邊疆南移，擴展他們的商業事務，財政部長 Ralph Goodale 承認，由於全球貿易對服裝和紡織部門的影響，加拿大服裝業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而且在加拿大政府於 2005 年一月份免除紡織和服裝商品的進口稅後，這些挑戰會變得更加殘酷 (明報，1/10/2005)。這種生產模式的改變嚴重地損害了整個加拿大的生產商和工人的利益。

加拿大服裝工業的縮減與重整

如前所述，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於以下描述的四個連鎖過程，這一工業經歷了巨大轉變，包括：

- (1) 由於經濟自由化，工業控制的重點從製造業轉移到零售業，
- (2) 技術革新使零售商能夠少持庫存和速下定單，
- (3) 國與國之間的貿易協議取消了彼此的配額，並加快了重整的進程，以及
- (4) 由於財政縮減，加拿大勞工標準產生改變，省政府允許延長每周工作時間和放寬勞工標準的監察系統 (Ng, 2003)。

這四個連鎖過程所產生的結果是製衣工業的大規模重整。根據 Yanz, Jeffcott, Ladd, & Atlin (1999) 和 Ng (2003) 的觀點，這些重整包括：

- (1) 服裝生產由製造業主導轉化為零售業主導，並伴隨工廠倒閉和規模縮小。結果，在 1989 年和 1993 年間有 300 家工廠倒閉，工人少於 20 個人的小型工廠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 22% 上升到九十年代的 75%，造成了 33,000 個工作崗位的流失。
- (2) 產品外判迅速增長。商標調查顯示在加拿大百貨公司出售的主要商標商品中有 60% 或更多產自亞洲。許

多加拿大零售商已經在亞洲各國設立他們的採購部門，如 Sears Canada 及 Hudson's Bay Company 等。

- (3) 美國零售商在加拿大服裝零售市場的滲透不斷深入，份額不斷增加。僅就沃爾瑪而言，它在百貨公司市場的佔有額從 1994 年的 16% 上升到 2000 年的 40%，更不用說 1997 年 Ralph Lauren 並吞了 Club Monaco 的大部分所有權，也別提 2001 年 Old Navy 優惠零售店進軍加拿大市場的事實。
- (4) 取消各種貿易協議規定紡織品和服裝的配額引致服裝進口大增。結果，進口在 2000 年和 2004 年間增長了 24%。
- (5) 由於合同外判，工人總數縮減了，非正式的經濟形式也隨之擴張。從 1984 年到 2000 年，當工人總數流失將近 50% 的同時，在家工作的工人、無正式檔案的工人、合同工以及重新出現的血汗工廠卻在穩步增加。
- (6) 工資下跌。製衣業平均年薪始終仍然低於整個製造業。2002 年，加拿大製衣業的平均年收入是 \$23,175，而整個製造業的平均值是 \$41,541 (Industry Canada, 2005)。

上述的種種變化使車衣女工的收入減少了，工作條件也變差了。同時導致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車衣工人被大規模解僱和被迫轉業，其中很多都是來自香港、中國、越南和印度等亞洲國家的婦女。面對這個行業的種種挑戰，許多婦女陷入了在家車衣計件掙錢的困境。

圍巾、夾克、乾濕褸、恤衫和西褲這五位在第二章裏敘述過的移民車衣女工親身經歷了製衣業的這一重整現象。她們的工作生涯在遭受取代和剝削的過程中反映了宏觀經濟的周期，這是經濟自由化在過去二十年間席捲了整個世界的生動寫照。這五位女性在不同的時期移民來到多倫多，親眼目睹了製衣業的起起落落。**圍巾、夾克、乾濕褸、和西褲**於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移民，那時加拿大製衣業正處於強盛階段。她們很容易就進入了製衣行業而且薪水相當合理。即使是對縫紉幾乎沒有認識的**西褲**，也被衣廠招收了。**恤衫**就不同了，她是九十年代初移民來的，她不但在找衣廠工作時遇到困難，而且還要面對低工資的現實。這個時期與製衣業重整的第一個階段是吻合的。現在她們或是處於未充分就業的狀態，或是處於被解僱的邊緣，面對這些社會經濟的挑戰，這五位移民婦女再次揭示了全球化下的政治與社會環境是如何影響她們的個人人生。

活水平的。在下一個環節裏，我們將描述全球化下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條件。

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條件

爲了迎接全球競爭日益劇烈的挑戰，家庭車衣工成了非正式職業的主要形式，特別是生產婦女和兒童服裝的工作。儘管家庭車衣工人的數量很難估算，但是一些研究數據顯示：非正式職業與正式職業的比例爲 1:3 到 1:4 之間 (Secretariat of the Commission for Labor Cooperation, 2000)。1991 年，加拿大家庭車衣工人的數量估計有 20,000 人，在這非正式職業的範疇中經常出現違反勞工法和薪俸稅制度的情況。

賺取最低工資

服裝業向來是個低收入和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長久以來，這一行業依靠低工資來維持它的競爭優勢，並把婦女和移民當作便宜勞動力的主要來源。總的來說，家庭車衣工人的收入低於最低工資限額，工人權益面臨更多的侵犯，而且承受著極爲沉重的心理壓力。

Ng (1999) 對多倫多 25 個家庭車衣工人進行長達五年的跟蹤研究指出：自 1980 年至今，車衣工人的工資未曾增加過。事實上，第二章中的五位女主角以

及其他一些研究報告都指出，計件工資率這些年來一直在逐步下跌。夾克抱怨說，十年前她車一件襯衫可以掙 3 到 4 加元，現在卻只掙得到 2.8 到 3.0 加元。Ng (1999) 的研究顯示：工人的平均時薪爲 6 到 8 加圓，其中最低的低至 2 元，最高的有 17 元。最低值 2 元和最高值 17 元只是極個別的特例，大部分所調查的時薪都在 \$3 到 \$12 之間。從總體上說，這些工資很少能超過政府所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其次，勞工法例規定，對於家庭僱傭工人來說，應享有 10% 的額外工資用以補償間接成本的開支。安省政府 2005 年 9 月規定最低工資標準爲 \$7.45，因此，家庭車衣工人的最低工資應爲 \$8.25。從第二章五位女工所講述的故事裏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多數人的時薪大約是 \$7，最高的也只有 \$10。很顯然，最低工資標準變成了工人的最高工資。五位女工都悲嘆每當她們的車衣技術越來越熟練，掙的錢開始超過最低工資標準時，僱主就會壓減計件工資率，以至她們的收入只能維持在最低工資水平。除了收入低外，家庭車衣工人還要面對僱主遲發工資和克扣工資的困境。

雖然在加拿大家庭車衣工人也和其他工人一樣享有同等的權益，包括最低工資和所有法定的利益，但是這些就業標準不是沒有被實施就是根本無法實施。舉個例子，大部分僱主把家庭車衣工人

當作是自僱人士，所以沒有給他們提供假期工資、超時工資、失業保險以及醫療福利等。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很不穩定，是最容易遭受僱主剝削的群體。

個人投資與營業間接成本

家庭車衣工人要想在家開始車衣工作之前必須得有一大筆個人投資。首先，她們需要籌錢來買至少一臺，通常是兩臺具有工業性能的縫紉機。這些機器每臺價值在\$300 到\$3,000 左右，視乎它們是全新的還是二手的。其次，她們還要支付營業間接成本，如燈光、暖氣和機器維修費等。很多時候她們還得自己掏錢買車衣用的線。圖二和圖三展示了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環境和所需工具。圖二展出了工人把家中的部分地下室設計成工作間，裏面裝設了兩臺縫紉機、一張用來熨燙成衣的工作臺和用來擺放各種線的櫥櫃。圖三是車衣所需工具，所有有關開支僱主一律不負責。

身體健康與精神健康問題

由於工作的重復性和隔離性，家庭車衣工人遭受到身體和精神健康的雙重威脅。身體健康問題包括不同種類的復發性損傷綜合症，例如背痛、肩痛、頸痛、膝痛、和臂痛，臂、手、和手指等部位麻木，以及眼睛疲勞等(Ng,

1999)。正如**赫衫**、**夾克**和**乾濕樓**指出，她們的身體有不同程度的傷痛。**赫衫**說她因處理厚革沙發面料而使她的手部和臂部受傷；**夾克**抱怨手痛和臂痛；**乾濕樓**則抱怨她的背痛。在 Ng (1999) 的研究中，由於車衣過程中織物產生的塵埃使一些工人患有搔癢和皮疹等過敏症。

此外，作為主要的家庭照顧者，這些工人們既要在家務又要車衣服，工作時間於是拉得很長。以**圍巾**為例，她通常要等孩子們上學或睡覺之後才能車衣，在此之前她得忙著照顧小孩和做其他家務雜活。由於同時要輾轉於工作和家庭之間，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時間十分漫長，這最終會給她們帶來心理壓力，並在不知不覺中損害她們的精神健康。家庭車衣工人不僅工作時間過長，而且是在隔離狀態下工作。就像五位女工所說的，僱主們通常把裁好的衣料送到她們家裏，等她們車好後來取回成品，她們基本上不需要踏出家門半步。被局限在家的範圍內，女工們有強烈的被隔離感，華語收音機便成了她們獲取外界訊息的主要渠道。於是，這種與社會的隔離更加大了她們脫離社會的程度，使她們更難以回歸到正式的勞動力市場。所有這些勞工權利和健康問題都受到了各工會組織和關注社會公義人士的關注。為了爭取公平及加強家庭車衣工人面對挑戰的力量，「(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Homeworkers' Association, HWA)

成立了。我們在下一節裏介紹這個組織。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的歷史和功能

自從加盟世界貿易組織後，加拿大的許多服裝和紡織廠都倒閉了。在 1989 年和 1993 年間就有 300 家服裝工廠關門，導致三萬三千人失業 (Ng, 2003)。然而，九十年代初期加拿大的服裝出口量並沒有下跌反而增加了。一項調查研究發現由於工廠倒閉導致工人失業，許多女工把車衣的活攬回家裏做 (Poon, 2004; Wong, 1999)。事實上，很多車衣女工轉變成了以家為工作場所的自僱人士。在家運作的非正式地下(密秘)工廠開始逐漸大量湧現，它們從較大的生產商那裡取得定單 (Ng, 2002a; 2002b)。與此同時，這些承包商要通過降低工資成本來增強他們的競爭力。換句話說，越來越多的血汗工廠出現了，它們成為來自香港、中國大陸、印度和越南等亞洲地區的移民婦女的主要僱主。為了能在這個行業裏繼續艱辛生存下去，她們唯有被排擠到社會的邊緣，受盡承包商們的無情剝削。

從 1991 年秋天到 1993 年間，各社會倡權團體，例如：「多倫多工人信息&及行動中心」(WIACT)、「國際女裝製衣工人工會」(ILGWU) 以及「服裝紡織業行動委員會」(ATAC)等，召開了一系

列的講座和研討會，研究與宣傳不斷惡化的家庭作業環境。例如：法國 CBC – Zone Libre 製作的記錄片就生動地描述了家庭作業持續惡化的環境。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的成立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下稱 HWA)組建於 1992 年五月，這是各工會、社區及教會團體為了回應全球化和製衣業重整引起的車衣工人收入下降和就業前景不穩的問題而聯合起來協商的一項成果。HWA 是加拿大第一個為家庭車衣工人組建的協會。HWA 剛剛組建時，是「國際女裝製衣工人工會」(ILGWU)的一個下屬機構，這種從屬關係是工人運動的一個重要標誌，因為當時安省的勞工法並不鼓勵家庭車衣工人的組成工會，至今情況亦然。因此，HWA 在 ILGWU 屬下成立，就像工會裏的地方分支，這意味著把非工會的工人容納在某種形式的集體談判和工會福利中。1995 年「國際女裝製衣工人工會」(ILGWU)與「紡織工人工會」(ACTWU)合併，組建了「成衣紡織聯合工會」(Union of Needletrades, Industrial and Textile Employees, UNITE)。UNITE 便自然而然地變成了 HWA 的庇護組織。

然而直至 2003 年，製衣業的狀況仍持續惡化，這影響了參與工會的會員數目及背景，UNITE 的領導層基於行政和

文化適應的考慮，不得不重新評估與 HWA 之間的關係。他們最後決定把 HWA 移交給「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CCNC-TO)(下稱「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管理。「平權會多倫多分會」是加拿大華人的一個社會平權團體。移交的理由如下:

- (1) UNITE 本身遇到很多困難，例如由於服裝業迅速縮減導致會員和經費減少。
- (2) 90%以上的 HWA 會員是來自中國的說廣東話的婦女，她們幾乎不會英文。HWA 的會員和以說英語的白人為主的 UNITE 領導層之間存在文化上的隔閡，UNITE 認為華人組織也許更易於兼容 HWA，並能夠為她們的需要提供更優質的服務。

由於「平權會多倫多分會」是加拿大的一個華人組織，專為華裔加人服務，它位於市區，對於 HWA 的成員來說是個既受歡迎又便利的地點。基於文化吻合的考量，UNITE 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達成了協議: UNITE 把 HWA 移交給「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並一次過撥款\$50,000作為活動基金。

HWA 的服務與宗旨

HWA 組建的目的是讓人們更多地了解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狀況並為這些工

人提供參考和支援小組。此外，HWA 還組織技術培訓、開設英語學習班和開展各種社會活動，把這些大部分原本沒有組織的會員組織起來。HWA 的工作目標是:

- (1) 讓家庭車衣工人了解自己應有的權利並協助他們行使這些權利。
- (2) 通過組織各種社會和娛樂活動幫助家庭車衣工人克服極其孤立的工作困境。
- (3) 作為家庭車衣工人的載體，將大家組織起來，共同發現、分析和解決問題。
- (4) 提供機會，讓家庭車衣工人和工廠工人進行技術及經驗交流。

HWA 從自身的工作宗旨出發，提供以下服務與活動:

- (1) 免費提供與工作相關的諮詢和訊息，如勞工法例、職業健康與安全等。
- (2) 提供有關領取就業保險金，福利金及其他社區服務的資料。
- (3) 舉辦各種娛樂活動，如夏日野餐、節日聚會、郊游及其他社交活動等(見圖 8, 9, 10 及 13)。
- (4) 印發中文通訊。
- (5) 舉辦有關領導才能訓練班，以及健康和勞工權利等的專題講座和研討會。

- (6) 開設職業培訓進修班，如車衣技術進修班、裁剪班和高級縫紉技術班（見圖 6）。
- (7) 開辦 ESL 課程以提高會員的英語熟練程度（見圖 4）。
- (8) 為會員開辦興趣班，如普通話班、電腦班、足部按摩班、電腦班等（見圖 5 及 7）。
- (9) 為會員子女開設美工班、數學和普通話班等。
- (10) 探討及收集有關製衣行業的資料。
- (11) 進行社區發展和維護人權方面的教育（見圖 14）。
- (12) 家長上課時，為她們提供托兒服務（見圖 11 及 12）。
- (13) 為工人整理工資拖欠、工傷、不公正解僱等申訴材料。

由於家庭車衣工人分散於整個大多倫多地區，組織她們的最大挑戰是如何聯繫她們以及如何理解承包商與家庭作業者的網絡。其他的主要問題包括資金短缺和如何製定發展策略。在下一章，我們將概述 HWA 是如何為生存而奮鬥的過程，以及會員如何在此奮鬥過程中得到賦權。我們希望這個奮鬥的歷史能引起社會對 HWA 未來的關注，並激發更多更深入和富有同情心的討論，以幫助我們的家庭車衣女工面對挑戰。

第四章

我們的奮鬥、我們的學習、我們的未來

序言

在這最後一章，我們講述過去幾年間 HWA 是怎樣為生存而奮鬥的，「(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執行委員會」(下稱「執委會」)的成員如何以堅定和勇敢的方式去應付所有挑戰，並從中得到學習。在資金來源緊拙和勞動力市場惡化的情況下，「執委會」非常努力地工作，他們不僅使組織繼續運作，提供正常服務，並設法獲得資金，使組織得以維持和發展。雖然挑戰是巨大的，奮鬥是艱難的，但是「執委會」的成員在此過程中上了寶貴的一課，並獲得了令人驚喜的個人成長。在以下部分，我們述說關於這些奮鬥和學習的故事。

我們的奮鬥

正如我們在第三章所提到過的，HWA 長期和主要的挑戰是資金缺乏和「執委會」本身的行政能力有限。這些挑戰導致了更深一層的威脅，那就是對計劃未來發展方向時缺乏足夠的信心。「成衣紡織聯合工會」(UNITE) 的管理層領導了「(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執行委員會」將近十年，然而由於語言的隔閡，UNITE 領導層與 HWA「執委會」

之間很少有深層次的溝通。HWA 的統籌員於是成為了溝通的主要橋樑和重要的管理者。自從「(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從「成衣紡織聯合工會」(UNITE) 轉移到「平權會多倫多分會」(CCNC-TO) 之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採用了以「社區參與為基礎的行動模式」來帶領「HWA 執委會」。「社區參與為基礎的行動模式」強調「在.....過程中社區成員全方位的積極參與和影響」(Israel 等, 1998, p. 177)，包括共同擁有感、研究、和以社區為基礎的分析和共同行動 (Kemmis 和 McTaggart, 2000)。「平權會多倫多分會」採取這種模式有以下兩個原因：

- (1) 「平權會多倫多分會」非常清楚地認識到要想賦權「HWA 執委會」成員和建立這個組織的能力必須讓成員有高度的參與和充足的行動機會。這是「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信念：能力的建立需要的是更多的培育，而不僅是單純的領導。
- (2) 由於資源限制，「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不可能永遠負擔 HWA。HWA 需要自籌資金和爭取自治。我們期望將來 HWA 能發展為一個獨立的

華裔女工組織，成為「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盟友而不是附屬。

但是，走往獨立之路是困難重重的。從 2003 年 7 月起，HWA 被安置於「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之下，HWA 的統籌員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行政總裁協助執行「HWA 執委會」的計劃。從 2004 年 9 月到 2005 年 6 月間，我作為「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行政總裁，有機會與「執委會」委員一起奮鬥學習，體驗挑戰，一起分享喜悅和憂慮，並且一起渡過最困難的日子。這段時間 HWA 並沒有得到資助，因此亦無經費聘用統籌員，這段日子我們在一個極不明朗的前景中摸索發展。我是以剛卸任的「平權會多倫多分會」行政總裁身份來述說 HWA 的奮鬥故事的。

2005 年 9 月，當我剛登上行政總裁的崗位時，我與「HWA 執委會」進行首次會議。那時，由於從 UNITE 轉來的資助經費經已用完，而我們並未得到新的資助經費，HWA 統籌員經已離職。「執委會」成員剛剛在 7 月參加了第一次領導技能訓練班。那次會議，我能感覺到「執委會」成員心情沮喪和缺乏信心。由於 HWA 統籌員的離任，「執委會」成員需要設法去負起一些 HWA 統籌員的任務，譬如主持會議、決定議程、寫會議紀錄等等。雖然他們在縫紉方面具有極其熟練的技能，但是

這並不代表他們有高度的組織能力，因此這些工作對「執委會」成員構成了重大壓力。在這危急的關頭，「平權會多倫多分會」採取了雙管齊下的策略：一方面要更積極地為 HWA 撰寫經費申請書和組織藝術拍賣募捐活動；另一方面，要盡力培訓「執委會」成員，以增強她們的信心去扮演好組織領導者的角色。

功夫不負有心人，經過努力，我們有三個經費津貼提案獲得批准，使 HWA 獲得下一年度的部分經費，這大大提高了「執委會」的士氣和信心。接著，我們按照經費津貼提案中的綜合目標，進行**能力培養**和**策劃發展計劃**。在能力培養方面，我們運用了決策參與、講故事和圖片展覽等各種方式來提高「執委會」成員的能力。通過參與決策，激勵「執委會」成員學會在人事、財政和計劃問題等方面作出明智的決定。通過講故事，鼓勵五名成員分享她們個人的故事並讓這些呼聲為人所知。這是一個重要的賦權過程，也加速了他們的彼此瞭解。通過這些故事，他們意識到他們遭遇的問題不是僅屬於他們個人的；他們還發現彼此的生活中有很多共同點。這本書是這些故事述說的成果。

除講故事之外，「執委會」成員還提供了展現他們的家居和工作環境的相片。通過公開展覽他們的家居工作環境、縫紉工具和工作成品的相片(參見圖

1,2 及 3)，使他們對家庭和社會所做的貢獻得到肯定。

在**策劃發展**方面，「平權會多倫多分會」代表 HWA 邀請社區成員組成「HWA 顧問委員會」，負責對 HWA 未來的發展提供建議。委員會由不同的專家組成：計有大學教授、勞工權益工作者、社區發展工作者、人權律師、工會領袖、時裝設計師、經濟分析員等。同時，我們促請及鼓勵「執委會」的成員從內部選出幹事，以便有條理地進行分工合作。在 2005 年 3 月之前，「執委會」內從沒有幹事職位，所有成員都避免承擔任何明顯的責任，總是隱藏小組中，並以集體的意見為依歸。在堅持不懈的說服和鼓勵之後，他們終於願意從他們內部選出幹事職位。結果，「執委會」蛻變成長為正式的「執行委員會」，這是一個重大的飛越。作為行政總裁，我對他們的成長和勇於承擔義務感到鼓舞。

在「HWA 顧問委員會」和「HWA 執委會」所面對的第一個發展任務，是研究成立「成衣製造合作社」的可行性。從一開始，我們就盡量爭取「執委會」成員的最大參與，儘管任務對他們也許太困難。我設法為「執委會」委員提供和解釋有關信息，例如合作社的本質和運作的資訊及相關研究和多倫多地區的合作社的成功和失敗個案等。我和

「執委會」成員一起參觀了一些製衣廠，並與工廠的管理人員及一些自僱的時裝設計師交談，商討合作的可行性。我走訪多倫多各種類型的合作社，從他們的經驗中學習，並與「顧問委員會」探討這些資訊。我還曾和執委成員**園巾**一起向喬治·布朗學院的學生發表有關 HWA 演說和提出成立合作社的想法。所有這些努力不僅是為成立「成衣製造合作社」收集有關於資訊，而且要借此實踐「平權會多倫多分會」對 HWA 賦權的承諾。

由於「平權會多倫多分會」和「顧問委員會」的示範作用，「HWA 執委會」的委員能重建信心和願意以勇氣和責任感面對進一步挑戰。我可以自豪地說，我親眼目睹了執委成員們令人驚訝和非凡的個人成長。**園巾**的成長是最迅速的。起初，所有執委成員都拒絕各種形式的採訪或對外公開他們的工作生活。他們對傳媒有極大介心，因為他們擔心在公共傳媒中曝光後，會令她們在工作上被針對。此外，他們也對自己的表達能力缺乏信心。即使在同意參加記者會時，他們都堅持只允許報紙或電視拍攝他們身體的下半部，例如腳。但後來，終有成員能鼓足勇氣邁出一小步——兩名執行委員願意接受廣播電台採訪。這對我自己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董事會都是極大的鼓舞。

更令人驚訝和鼓舞的是，**園力**能採取主動，她有很大的潛力。首先，她是第一個願意親自接受電視台採訪並在屏幕露面的成員。這簡直是個令人難以相信的大躍進。其次，她願意擔任執行委員會主席的職位。她為其它成員樹立了一個好榜樣。在下一節，我將講述關於各個成員個人學習和成長的故事。

HWA: 我們的學習之家

從一開始，HWA 就為製衣工人提供一個讓他們談論共同處境的平台（通過社交活動、烹飪課、或關於他們的工作環境的資訊分享和討論），並讓會員獲得進一步的訓練和技能（通過英語課程、紙樣製作班、縫紉機操作班等）。HWA 通過以上各種方式協助為這群加拿大製衣工人，當中有許多是移民，在一個敵對和令人沮喪的工作環境裡打破社會隔離，提高他們的技能和自尊。正因為 HWA 的功能使「執委會」成員願意為組織的運作貢獻他們寶貴的時間，有些更參與五年以上。在 HWA，他們的各種需要，如：社交、支持、資訊分享和學習等需要都得到了滿足。HWA 是他們的第二個家，在這裏他們可以過上有聲有色的學習生活。在接下來的這個部分，我們著重闡述五名 HWA 執委成員的學習進程和成果。

我們的學習

袖衫、西褲和夾克參加了由多倫多大學教育研究學院 (OISE/UT) 開設的電腦班，並高興地反映他們非常喜歡這些電腦課程。他們克服了使用電腦的恐懼，並且通過操作電腦這個“怪物”提升了學習能力上的自信心。而在 2004 年 7 月為「執委會」成員提供的領導技能培訓班，令五名婦女加深了對自己和相互之間的瞭解。**夾克**對她自己在領導技能培訓班的學習有以下的體會：

夾克：領導技能訓練幫助了我很多。現在我知道「分工」是什麼一回事。當您經營一個組織，您需要在成員之中劃分任務和鼓勵人去負擔不同的任務。在參加訓練之前，我完全沒有這些概念。此外，我學會了怎樣組織和主持會議。

在 2004 年 7 月到 2005 年 2 月，**西褲**代表 HWA 參加了由「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組織的藝術品拍賣籌款小組，此活動是為 HWA 籌募經費。在參與的過程中，**西褲**體會到「付出越多、收獲越多」的道理。她解釋：

西褲：除電腦課和領導技能訓練之外，我在幫助籌備藝術品拍賣會的過程中學會了很多東西。雖然我是女童軍領袖，但我從未如此深入的參與過這樣的籌款活動。我對藝術品拍賣全無認識，

其實沒幫上什麼忙。但我會盡量出席每次的會議，我愛聆聽其他人討論不同的做法和如何解決問題，又如何做出決定和達成協議。現在我還懂得組織這樣的活動是需要很多準備工作的。我真正地享受參與的過程。我學到的最重要的東西是，你付出的努力越多和參與越多，你將得到和學會越多。

如前所述，**圖巾**顯示出了最大的個人發展。她非常善於思考和具有前瞻能力。她說：

圖巾：在 HWA，我有機會認識其它工友。我感覺不像以前那麼與社會疏離。HWA 給我提供了很多教育資訊，使我對勞工權益、健康、電腦、和領導技能有了更多的認識。最重要的是，在 HWA 工作讓我接觸社會和激勵我思考自己的未來。現在，我常常在想我應該做些什麼？我以後又真正想要做什麼？目前，我想先提高我的英語水平。然後，我想進修，最好能在大學裏修讀學位。我對時裝設計很有興趣，我一直夢想能拿到時裝設計的學位。但我現在的英語水平只有 3 或 4 級程度，我還做很多努力才行。對了，今天我從多倫多教育局拿到有關英語和其它成人教育課程的小冊子。我會回家仔細研究一下小冊子內的課程，很可能會報讀幾個課程。

在「執委會」成員參與招聘新項目協調員的過程中，一個神奇的實踐學習

機會產生了。由於加拿大婦女平等地位局 (Status of Women Canada)慷慨資助 HWA 以提高自身能力，HWA 可以利用這筆資金來僱用一名兼職統籌員。「平權會多倫多分會」刻意在聘用的過程中讓所有執委成員參與。四位成員組成遴選小組，用廣東話和國語對應徵者發問，並就應徵者的表現向其它「執委會」成員匯報，最後由「執委會」集體決定任命。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討論什麼是 HWA 應該優先考慮的問題，HWA 統籌員應具備什麼技能，及各名候選人的強項和弱點是什麼等問題。最後，我們發現這是一個最佳的賦權活動之一，執委成員不僅在實踐中運用了在領導技能訓練時的所學，而且第一次體驗歸屬和自決的感覺。正如**夾克**說的：

夾克：起初我沒有想到我會從遴選的過程學到這麼多。我自己從未有過任何面試的經驗，所以我不知道面試是什麼一回事，也不知道該問應徵者什麼問題。這次經驗之後，我知道在面試中該做些什麼了。如果我將來需要面對同樣的情況，我會更自信。此外，我接觸的人愈多，我愈感到自己無知。與申請人談話時我發現他們越是知識淵博，我越是覺得自己無知。我覺得很諷刺，我懂得那麼少，却坐在遴選別人的位置上。無論如何，這是非常興奮和使人開眼界的經歷。

圍巾和西褲有相似的學習經歷。

圍巾說：

圍巾：我發覺到我們在開始時是多麼無知。起初，當我們選擇申請人時，我們只側重於他們的車衣經驗和對製衣業的認識。後來，我們發現，除了在製衣廠的工作經驗外，統籌員需要懂得更多。在第二輪遴選中，我們對申請人有了不同的要求。與「執委會」成員流是非常有用的，它幫助我們弄清我們真正想要的統籌員是怎樣的。我們現在知道如何做出關於人事問題的決定了。

五位家庭車衣女工的豐富學習經驗證明了「平權會多倫多分會」採取的「社區參與為基礎的行動模式」是正確的。如果它植根於社區，並且由學習者採取主動，這些學習可以非常有效。基於這些經驗，HWA 下一步該怎麼走？以有限的資源，HWA 如何繼續發展和為家庭車衣工人服務？下一部分將就這些問題進行討論。

我們的未來

在一連串的腦震盪式的自由討論和回顧 HWA 的最新發展之後，「執委會」委員同意以下工作重點：

(1) 發動新的一輪會員招募活動，鼓勵吸收更多成員

- (2) 通過各種各樣的社交聯誼活動聯絡和鞏固現有的成員並吸引新成員
- (3) 提升「執委會」成員和一般會員在演說、組織和領導方面的技能
- (4) 通過更加徹底的實施「社區參與為基礎的行動模式」的社區參與方法進一步發展「執委會」成員的能力
- (5) 提供定期技能培訓班提高成員的縫紉技術水平
- (6) 通過調查和採訪評估製衣業對高技術車衣工人的需要
- (7) 鼓動政府和產業為提高工人的技術水平作更加實質的支持。這對加拿大的製衣業邁向高檔次的服裝生產是必要的。

從整個奮鬥和學習的過程中，「HWA 執委會」成員認識到他們最需要的是提高技能以使他們掌握更多縫紉技術。所有五位家庭車衣女工，特別是**圍巾**，反復強調車衣工人技術水平參差不齊（參見第二章）和提升技術水平對製衣工人生存的重要性。現時市場對縫合高檔次服裝產品並且能為設計師縫合樣品的車衣工人有巨大需求。因此，提倡增加在先進縫紉技術培訓的資源將成為 HWA 和「平權會多倫多分會」的其中一個短期目標。

HWA 和它的上級組織「平權會多倫多分會」將通過各種各樣的策略攜手合作實現上述任務。出版這本關於

HWA 的書是其中的策略之一。公開展覽相關圖片是另一種策略來提高社會對家庭車衣工人的工作情況和面臨的挑戰的認識。時裝設計比賽是我們的下一個活動，這個活動的目的是提高 HWA 的知名度和吸收新成員。比賽初定在 2006 初舉行，屆時將展示家庭車衣工人在車衣和設計方面的才能。

要實現它的目標，HWA 最需要的是社區和政府的支持。我們僅藉此機會呼籲各級政府支持協助這個脆弱的婦女勞工社群，幫助他們發展和提升自己，以使他們能繼續如以往一樣，對社會作出貢獻。



HOMeworkERS' ASSOCIATION 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

全加華人協進會(平權會)多倫多分會

302 Spadina Avenue, Suite 507,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T 2E7 Tel: 416-596-8548 Fax: 416-979-3936 Email: hwa@ccnctoronto.ca

會員申請表

MEMBERSHIP APPLICATION FORM

Last Name 姓 _____ First Name 名 _____

Chinese Name 中文姓名 _____

Address 地址 _____

City 城市 _____ Postal Code 郵政編碼 _____

Telephone 電話 _____

S.I.N. 工卡號碼 _____

Date of Birth 出生日期 _____

Occupation 職業 _____

Employer 工作機構 _____ Position 職位 _____

I, the undersigned, here by apply for membership in Homeworkers' Association, and therefore, entitled to all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Association.

簽名之後，我就成爲家庭車衣工人聯誼會的會員，因此可以享有聯誼會提供的所有服務。

Signature of Applicant 簽名 _____

Date 日期 _____

Mailing Address 支票請寄到

HOMeworkERS' ASSOCIATION

302 Spadina Ave., Suite 507

Toronto, ON M5T 2E7

Cheque Payable To 支票抬頭請寫

CCNCTO